



詩論

附錄

文論 文論附錄 詩論 詩論附錄

~ 16
4



門
號
卷

合刻文論詩論序

訥菴大橋順
收藏圖書記

文辭者君子所爲。而使君子照：乎與
日月不滅息者。亦文辭所爲也。立言之
道。與德也。功也。並不朽矣。何則。去而思。
操則存。存者何。凡所爲之事。皆是也。故
索諸言。得諸事。而君子之道。炳焉。三代
之文。於是乎不滅息。今猶可觀。而後始

可與言君子也。蓋古言難知。非身自能脩古文辭。而徒欲窮其章句。是其所學者。真土梗耳。徂來先生唱復古學於東都。其徒二三子。屬而和之。始於脩辭。終以明六經之文。先王之道。歷數千載而復明。時則有若我春臺先生。使徂來先生數有助我之歎。論六經以下凡古言。

照乎今猶可觀者。煥若發矇。亦惟其功有不讓云。今其書具存。若其於文辭也。未始不以夫喜王李之能聯綴古語以成己辭。而以其文爲古文。猶且潤色之。而其徒徃々因以爲家者。爲非古文也。乃其所見。異乎夫二三子之撰。嘗作文論以言其志。蓋自許古人見與也。先

生蓋嘗曰。彫蟲末技。非君子所尚也。以辭相鎮。其謂鬪技何。此篇不出帳中。其以此乎。最後吾黨數請。始得見。遂請上木。則得命直也。題於卷首。會先生沒。哀哉。此篇也。若使好古之士。幸得讀之。其必有勃然興之者。如流人聞昆弟親戚之警。效於鼙鼙之逕也。先生之立言與

其德功。照々乎與日月不滅息。今猶可觀。去而思。操則存。吾黨於先生。不亦去其人滋久。思之滋深乎。學者由是脩辭。索諸言得諸事。明六經之文。以達先王之道。可與言君子。亦尚行先生之志乎哉。詩論一篇合刻。

寬延戊辰冬十月

東都 植村正直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天有日月星辰' and '是謂天文'.

文論

第一篇

太宰純

夫天有日月星辰。是謂天文。人有禮樂典章。是謂人文。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用大矣哉。尚書贊堯曰。欽明文思。贊舜曰。濬哲文明。贊禹曰。文命敷于四海。至于文王之為文也。制詩書。所稱不一。而足周公之相成王。而治天下也。制禮作樂。以成七百年之王業。郁郁之文。周公實為之。

故周公亦謚曰文。是知帝王之蒞天下也。非文德不可。若夫湯武皆以征伐取天下。所尚在武。不遑修文。是以詩書不稱其文。爾仲尼論定六藝。明乎先王之道。垂教於世。而文章之稱益著焉。其稱堯則曰煥乎。其有文章。其稱文王則曰文。上既沒文。不在茲乎。其言周道則曰郁郁乎文哉。其語弟子之職則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以四教則文最爲先。其語君子之道則曰博學於文。其言服遠人則曰修文德以來之。至於弟子顏淵子貢之屬。亦其稱夫子也。則曰博我。

以文。又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凡此其尤著明者也。由是觀之。夫子之於文章。其奚若哉。然夫子所謂文者何也。曰先王之道之謂文。文也者。非他。也。六藝之謂也。孔子以文爲道。且以爲教。此其所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而萬世與日月合其明也。雖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何以尚焉哉。周季諸子。雖竭其才。極其辯。終弗能及者。不達於此也。夫君子之道。以文爲至。學而時習之。小可以修身。大可以治天下國家。故古之君子。動作有文。言語有章。曾子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此君子之所貴於道者也。夫所以能遠暴慢者，文在其容貌也。所以能遠鄙倍者，文在其辭氣也。豈惟言動為然哉！凡君子之居處奉養，無有不文。是故黼黻玄黃，雕琢刻鏤，文其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等笙，文其耳也。菑若椒蘭，文其鼻也。塩梅五味調和，文其口也。芻豢稻粱酒醴，文其腹也。三冠冕旒，文其首也。衣裳裼裘佩玉，文其身也。赤舄黑履，黃纁青紉，文其足也。長廊廣廡，焚燎櫺檻，青瑣丹墀，文其居也。乘輿鳴鑾，文其行也。旌旗節

旄，文其道路也。百官有司，鴈列鴈行，文其朝廷也。揖讓拜趨恭敬，文其升降進退也。玉帛筐篚，文其問遺也。俎豆樂縣，文其燕享也。聲詩歌詠，文其情性也。弓矢戈矛，貝冑朱紱，文其威也。重棺柳窆，墳壠，文其死也。謚號，文其名也。禮曰：至哀無文，然衰麻經帶辟踊，哭泣倚廬寢苫枕塊，是亦文其哀也。君子之用文者，斯文固君子之表也。自周之衰而文失其本，迺以辭章為文。於是乎有文人焉。屈宋其文人之祖乎？夫仲虺相湯而作誥，伊尹相太甲而作訓，周召師保於周。

而皆作書數篇。夫四公之書蔚乎其文，炳乎其如日星。而後世不敢目之以文人。夫唐虞之際，康衢擊壤之歌，作于民間；舜作元首之歌，而臯陶賡載之；南風之詩，亦舜之所作；景雲之歌，朝士所作也。詩其權輿於斯乎？夏有五子之歌，周則自周召以下，凡伯芮伯、吉甫、仍叔、家父、蘇公之屬，皆以公卿而作詩。其餘列國君大夫士，至於閭里小民，皆能有作。夫詩雖發源於唐虞，而夏殷其流尚微，周其盛矣乎？周人之於詩，也可謂能矣。然而後世亦不敢以詩人目之。大氏古

人之於詩也，不學而後能之，天性也已。且夫荆軻一刺客也，項羽一猛將也，而易水之別、垓下之敗，設使後世詩人爲之，豈能及二人所作歌者哉？至若漢高素不好文，而大風之歌，非千古絕唱乎？如此者，皆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非所以弼技也，非所以于譽也。譬之猶造物不用巧而工者也是。以焜蒿悽愴，悠揚發越，千載之下，徒誦其辭，而猶能令人慷慨激烈，哀歎弗已。況於其時親聞其聲乎？由是觀之，言豈在多哉？所以謂屈宋文人者，一子之時，楚國無人懷王

昏愚兩爲張儀所欺其卒也客死于秦原也事之上不能爲龍逢比干下不能爲甯武家羈及其見放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反復諄諄累數萬言史稱原嫺于辭令余讀離騷知史氏不我欺也原之文辭雖則與日月爭光然無補于時而無垂于後特如棄妻逐子怨慕至死則是徒足取憐於世而已雖多亦奚以爲玉之事頃襄也亦以文辭而頃襄之於玉也非俳優畜之乎文辭之取辱自玉始也原也其意猶可憫也玉則以文辭爲容悅者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原

也雖清矣要無賢人烈士之行余故曰是文人也已自玉而下則從容辭令之流辭愈巧人愈汚悲夫在漢則司馬相如實文人之雄也然相如之文唯諫獵一書爲典實爾雅不啻匡正時君亦可以誠後世也人主省之足以補其過焉其他賦頌書檄瓊敷玉藻積章累篇無非所以啓時君樂遊畋希神僊拓邊斥境禱祠求福驕奢淫佚之心文辭雖工抑何用哉是乃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小人苟合取容之事非君子所行也昔者鄭之爲國小國也而閒於晉楚子產太

叔相繼爲政而晉楚莫敢侮之二子之相鄭而周旋于兩大國也力則弗勝非文辭而能諸二子則以智勇行其文辭所以爲賢也屈宋司馬之徒何能及之降自漢季文人雲興而輕薄無行者十八九處則無以檢其身出則無以行其道辭雖可悅才雖可愛而不可以列於君子之林如此者真所謂國之蠹也不可察也甚矣文辭之未失也非惟學士大夫有此弊雖人君亦有之嘗試論之自秦漢而下人主有文辭而不失其英烈者唯漢世祖唐太宗爲然如孝武

文而不德梁高祖及簡文元帝陳後主唐玄宗文宗下至宋徽宗此數君者皆多文藝富著述一時才士或不能及觀其爲君也荒淫無度柔懦不振以馴致危亡如出一塗論而至斯文辭之弊極矣此何以然蓋由學無其本從事華辭逞技矜能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此君子之學之序也故君子之所學者先王之道也所行者先王之道也所以成德者先王之道也夫然後見諸文辭施諸事業是故生可以坐廟堂而出政令死可以血食百世此

之謂不朽。然則著述文辭，特君子之緒餘也。士苴也。今之學者，不志於道，不據於德，唯文藝是執，務麗其辭，不修其行。所希則左氏司馬所要，則名譽日弄，文墨孳孳汲汲，唯恐技之不售，名之不聞，輕薄之徒，見而悅之，聞而慕之。於是同欲相趨，同情相成，爲羽爲翼，更相稱譽，朋黨比周，橫行一世，拔茅連茹，不可奈何。夫左氏司馬固皆一時之儔也。丘明傳春秋，子長作史記，皆有功於斯文，而千載無異論者也。雖然，二人皆史臣也，刀筆之吏也，巫祝醫卜之與爲伍，而人

主之倡優所畜也。丘明之於魯也，孰與臧辰行父之爲公家之柱石。子長之於漢也，孰與蕭曹韓張之爲開國之元勳。古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謂三不朽。故立言不若立功，立功不若立德。此班仲升之所以投筆，其有見於斯夫。故古之人有所著述者，彼皆失其志而不得施行於時故也。若仲尼之修六經，是其最大者也。後世學者不能著述，則已其苟取筆，則宜效仲尼修六經以輔翼先王之道也。何以區區文曲爲凡人志于學而不學孔子，非君子儒也。

雖今之學者莫不自稱仲尼之徒乃不爲君子儒而爲文人者流所爭不出乎章句以淫靡柔懦爲風流以無禮無度爲任達謂之才子則喜而促膝語之忠信禮讓之事則蹙頰掩耳若然者處則不爲鄉黨所齒出則爲王侯之弄臣與百工偕奏技於杯酒之間是其爲辱也不亦大乎士而爲是亦顏之厚也文人而受此辱豈文之罪哉學文者之罪也不可不慎也是故學者將明乎先王之道而施諸事業者也道既明矣固宜起而從政故當其得志也自伊傅以下至

於管仲百里子產太叔皆可爲也然而有命焉故不得志則守環堵之室衣襤褸食菽藿弦歌諷誦以樂堯舜之道而文在其中矣此之謂好學此之謂君子人若徒從事華辭以鉤名譽而已則是一曲之士不足貴也客難之曰如子之論則屈原相如其人其言皆不足取而太史公乃特爲二子立傳何也對曰亦愛其文辭耳然太史直筆其於屈子之從容辭令莫敢直諫長卿之窮而淫行無耻達而阿諛逢迎以斷利澤則皆具其事而不護其短所以見意也不然史

記國典苟阿其所好褒貶失措何以示勸戒於後吾知子長必無之矣此其所以爲良史也

第二篇

自古文辭之學作也屬辭家一句一字必取諸古人汪伯玉實長焉今吾黨學者纔知弄筆卽言古文辭觀其爲文乃抄古人成語而聯綴之而已文理不屬意義不通譬如衆坐之中東西南北賓客雜遝士女群居言此言彼或笑或泣勦說雷同紛紛擾擾不可適聽者狀噫亦可厭哉夫斯弊也豈唯後生輩有之

哉齒長學成而自謂能文者亦不免焉若此之類吾嘗戲目之爲糞雜衣客曰何謂也曰予聞諸浮屠氏身毒之國其俗好潔凡病人死人產婦之衣衾及火燒之餘苟有污穢不潔者皆收而棄諸糞壤浮屠則不織而衣故取人所棄衣衾於糞壤割去其污洗以皂角水令極清潔然後依法裁割綴緝以爲衣命之曰糞雜衣一名衲衣釋氏法服此爲第一其爲衣也數十百片布帛斷合成故一衣而有錦者有繡者有績者有綺者有羅者有綾者有縐者有縞者有緞者

布者。忽見若斑爛可悅。就而視之。則非特文理不屬。而精麤美惡。駁雜不一。令人厭惡。釋氏取其爲人所厭惡耳。今夫取蜀錦斷數百片。而聯綴之。采色之美。使觀者悅然。以文理不屬。與其聯綴界縫。不可泯滅也。比之一匹錦。未始裁割。則其高下。寧同日之論哉。人亦誰舍一匹錦。而取聯綴者哉。夫六經尚矣。自檀弓考工記禮運樂記諸篇。左氏公羊之釋經。叙事孟軻荀卿莊周列御寇之論道。立言屈平相如之騷賦。戰國諸策。呂氏淮南之蒐羅宇宙。司馬遷班固之紀

傳。凡此雖其體與法各殊。而均之皆古文之奇者也。譬之如數十匹錦。文采各殊。而要皆出於機杼者也。夫錦之美惡。在精麤。其同異在文采。而織之有法。今有美錦於此。使工人擬織之。但得其法。而精麤同等。文采相若。則黼黻易處。更玄爲黃。何不可之有。此以其機杼由己。文章位置得所。而條理不紊故也。故織文錦者。有所則效。而機杼由己。作文辭者。取法於古人。而發諸己心。出諸其口。然後命諸筆者。著諸篇。苟得古人之體與法。以修辭。雖今言猶古言也。是謂自我

作古。故善屬辭者。取諸古人。而出諸己。口令讀者不覺其爲古辭。此以其文理條貫。有倫有要。故也。夫文之有理。猶人身之有血脈也。人苟或血脈不屬。則手足不用。謂之廢疾。謂之不成人。文辭而無理屬。其爲不成文亦明矣。書曰。辭尚體要。余亦曰。文在理屬。故善屬辭者。猶織工也。取法於古。而機杼由己也。不善屬辭者。猶縫人也。以聯綴爲務也。今試使縫人聯綴數百斷錦。以成一匹錦。雖極其裁縫之工。何及新織下機之一匹錦哉。此何以然。無理屬也。夫以一匹錦

則縫之工。尚不若織。況縫之不工乎。又況聯綴羅綺雜帛。精麤美惡。斑駁不一乎。此豈吾所謂糞雜衣者。非邪。夫古今者。時也。逝者。固不可追也。惟人萬物之靈。今而可以及古者。其惟學乎。學有二焉。德行也。文辭也。然德行難。文辭易。故學而可以及古者。莫近於文辭。今雖善學者。其所以不能及古者。患在要譽與貪多也。苟去此二患。而唯古是好。何不及之患哉。彼爲文辭而成糞雜衣者。又何足與言文哉。

第三篇

夫修辭之道務擇其辭且如爲詩自風雅而下歷漢魏六朝以至於唐詩各有其辭不可相亂相亂則失體不成家數然詩辭又有一焉有獨用之辭有通用之辭如風雅之辭不可以入漢魏以後詩六朝辭不可以入唐詩是獨用之辭也如風雅之辭而可以入漢魏六朝詩亦可以入唐詩是通用之辭也爲詩者不可不知也惟文亦然自六經以下至於戰國秦漢作者各有一家之辭後之綴文者必知擇之然後可以言文也然古人之辭有一家所尊者焉有與衆共

者焉後之作者唯取其與衆共者而用之可也若古人所尊者後人取之謂之剽竊唯倣其體者得用之否則不得汎用爲其失倫上下難接也若不得已而用之亦不可過三數字多則累矣至於詩書之辭尤不可輕用以其皆非平常文辭也夫自漢魏而下爲五七言詩者猶不敢妄用三百篇之辭況敢用諸文中乎唯於文中作韻語者時用之可矣書有六體曰典也謨也訓也誥也誓也命也六者辭各有當故不可汎用也古人文辭有用詩書之辭者皆所以徵已

義也。故必稱詩曰書曰。未有取詩書之成語以爲己語者也。以其辭異於常故也。唯孟子述舜事一節。其文乃似典謨。所以似者。用其辭耳。未始偷典謨一語也。所以爲奇也。予觀今之爲古文辭者。務剽竊古人之成語。雖云擇之。特舍東漢以後。而取西漢以上耳。苟語出先秦西漢者。不問所出之家。不審其所專與其所與衆共。而隨得混用。甚至於取詩書之文。以爲己語。何其妄也。夫鳥有反舌。善作百鳥之聲。而不能自鳴。故亦名爲百舌。今之爲古文辭者。何以異於是。

沉思有者。寧不醜乎。夫先秦之世。諸子蜂起。人自立言。當斯之時。固有所稱古人者焉。今觀其所著。皆自成一家而已。未見取人之成語以爲己語者也。雖西京作者亦然。不然者。一劉安耳。故予嘗以鴻烈爲諸子優孟者。爲此也。逮乎六朝。人有作歇後詩者。屬辭家亦有之。如謂人主遺屬曰貽厥。稱大臣勲勞曰微管之類。後儒嗤之。蓋詩之歇後。實戲謔也。文而歇後。謂之何哉。然六朝人好作儷句。故造歇後語者。實爲句法所拘也。夫歇後固近於俳矣。後之作書牘者。迺

有套語。如謂主人曰東道原物還人曰完璧親近賢者曰御李初相識曰識韓之類。是謂套語。套語者唯俗間書牘用之以達其意而已。古文豈有是法哉。然今之爲古文辭者。取經傳子史之成語而用之。則借本語之意以明己意。不遑顧其義之無因。如謂匹敵曰秦晉。謂事之厲行曰魯衛之政。謂物不中用曰匏瓜。謂病之重者曰膏肓。擇所從則曰吾從周。有所許與則曰吾與點也。有以小不是笑大不是者。則曰以五十步笑百步之類。此其本語皆學者所記誦。故不

待註解而得其旨焉。若不然。豈不惑人乎。夫如此者。何異於用套語哉。尤非屬辭家所宜行也。詩云維號斯言。有倫有脊。今之所謂古文辭者。謂之有倫有脊。不可也。予嘗取先秦古書而反覆檢閱之。未見有如所謂套語者也。而今爲古文辭者。比比皆然。豈不鄙哉。嗟夫。今人生于千載之下。屬文而擇古辭爲法。固善。先儒之教可仰。然至其末流。廼用套語。則亦爲法之弊。廼爾。由是觀之。韓文公之去陳言而用新言。盖有見於此也。予故著論以告好古之士云。

第四篇

夫文有四法。一曰篇法。二曰章法。三曰句法。四曰字法。作文者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焉。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矣。近世古文辭家。作務擇古辭。於是輯古人成語。而綴之以為己辭。其辭有唐虞。有三代。有秦。有漢。自六經傳記。旁及諸子百家。苟可以達己意者。莫不取用。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俱有法。而其章與篇或失法。此其故何也。字

句皆出於古人。而綴之在今人。故也。夫積句成章。章有短長。必須一意貫之。無間語。無剩字。首尾若出己口。斯之謂章法。積章成篇。其要在過接。尤當謹之。雖多轉折。而條理不紊。一意貫之。無有間斷。譬如人之身。雖有關節曲折。而血脈不亂。一氣貫之。無有壅塞。斯之謂篇法。古人之文皆然。今為古文辭者。一字一句。必取諸古。則其字與句。無非宛然古人之辭。然其所輯。非出一家。則其所成章。未必無楚夏異調之累。且其辭或不切今之事情。是以其意雖達。比之自

其口出者如童子將命雖有工者則如優師之辭喜
怒哀樂各得其情而辭之典實雖肖其所做比之真
者不待明者而見其異焉此無他言不出其口辭不
類其情也汪伯玉李于鱗皆善古文辭者也今觀其
爲文也猶且不免類俳沉他人哉凡古文之工者叙
事則令後之讀者如親見之持論則令後之讀者如
親聞之狀物則如畫語喜則令人展眉拊髀語怒則
令人切齒攘臂語哀則令人歔歔於邑語樂則令人
歡欣林舞此文辭之妙也自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

家其孰不然唯爲古文辭者則不然豈非以其辭有
不切事情者故乎故爲文者要在了古法法在字句
篇章故今之作者立言行辭苟取法於古人而步趨
不失矩矱則雖言古人所未始言可矣雖構新辭可
矣何用古人成語爲近世爲古文辭者如明諸子孰
謂不工然其病在用古人成語至其所爲擬古之文
莫不酷肖古人猶且坐用成語不免破綻如于鱗擬
秦昭王書雖人所稱予不悅之也至若王元美左逸
短長雖巧思出于鱗擬書之右亦自一二成語破綻

惜哉。余故曰：古文辭之患，在用古人成語，不其然乎？李王尚以是取敗，况其他乎？大抵古文中，有奇辭奇語，難讀，後儒不得其解者，彼豈必有所本哉？恐亦多出其自撰耳。韓文公蓋窺此祕，故務去陳言，而擇新言，豈不可哉？要在不失法耳。後之學韓者，用法不及退之，而去陳言過之，此文之所以再敗也。及明人倡古文辭，務綴緝古辭，以為文，其弊至用套語、套語之弊，至為歇後語。古文辭至是降，為六朝不能為東漢。又安望西京哉？此所謂矯枉過正者。明人有焉。文學之士，不可不察也。

第五篇

夫文有三要：一曰體，二曰法，三曰辭。體者何也？曰體者，裁也，制也。經傳子史，體之大分也。誓誥訓命序記銘誄之等，體之細分也。然斯數體者，文之經也。猶詩有國風雅頌也。又有二體：曰敘事也，議論也。斯二體者，文之緯也。猶詩有賦比興也。法者何也？曰字法也，句法也，章法也，篇法也。斯四法者，諸家皆有。此法之細也。如言法之大者，則左氏有左氏之法，司馬有司

馬之法諸子各有其法。決不可混用也。辭者何也。曰辭者言之文也。辭有今古。有短長。短者一字。長者十餘字。今古者時世也。修辭家必取西漢以上。欲其文似古人也。然修辭家專務擇古辭。而不擇行辭之法。改得於辭。而不得於法。行古辭以今法者。有之矣。其病在好用古人成語。夫古人之語。必有所以出之。今修辭家。但用古人成語。而不問其所以。故辭雖典雅。而文理不屬。且古辭而行之。以今法高者。而入六朝下者。俳矣。且六朝人有歇後語。後人遂以為套語。今

修辭家用古人成語。或舉首而匿尾。或舉尾而匿首。此不亦歇後之類乎。又所用古人成語。有其首有用於今。而其尾無用者。有其尾有用於今。而其首無用者。修辭家必用其全句。以達己意。不亦套語之屬乎。夫古文辭家。開口言左氏司馬左氏高矣。尚矣。初無所做做。司馬則有取於前世。彼其百有三十篇。文寧有用古人成語。如今修辭家者乎哉。善讀史記者。知之。此韓退之所以務去陳言也。後之修辭家。見韓氏之未弊。而欲改之。於是務擇古辭。李獻吉首倡此道。

汪伯玉李于鱗王元美繼作然後大行于世夫四子者豪傑也于鱗之奇崛元美之宏博皆一世之雋也今觀四子之文無非古辭然其行文獻吉伯玉尚遵古人之法于鱗元美則用今法獻吉時去陳言猶退之也元美好變用古辭以見其巧于鱗伯玉即用古辭不敢裁割于鱗又好險其語以爲古文辭當如是嗚呼古文固難讀不亦有易讀者哉左氏司馬之文豈盡難讀哉雖尚書之尚其尤難讀者唯商盤周誥爲然其餘不必佶屈聱牙他諸古文何獨不然故余

以爲于鱗之文亦未全古況其行文以今法乎吾友次公嘗與余論文曰于鱗之文似俳可謂知言哉夫修辭家學左氏司馬而其文乃不能超六朝此無他徒擇古辭而不取法於古人耳夫退之不屑陳言而去之後之修辭家非之唯宗子相在修辭家數而特立獨行元美序其集曰當其所極意而尤不已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閒離得之此則子相之卓見所以度越同時諸子也豈不偉哉余嘗與人論文以爲文辭當先辨體其次明法其次擇言

若徒擇言而不明古人行文之法。未有能成古文者也。先賢且尚坐是。況今學者乎。近因覽于鱗等文。指摘其中一二失古法處。以示小子。庶幾幼學知古文辭之病。嗚呼。古文之難成如此。吾不能不欽慕昌黎。

第六篇

近時爲古文辭者。必以左氏司馬爲口實。吾謂左氏司馬文不同辭。左氏之辭。周人之語也。司馬之辭。戰國秦漢人之語也。且舉其所異曰。左氏記戎事曰某師。司馬則曰某軍。左氏曰某帥師。司馬則曰某將。兵

左氏曰伐。司馬則曰擊。左氏曰圍。司馬則曰攻。左氏曰致師。司馬則曰挑戰。左氏曰使某云云。司馬則多用遣字。左氏曰將云云。司馬則多用且字。至若司馬之誠。如左氏之苟。司馬之卽。如左氏之若。及諸言語禮辭稱呼。司馬時所行。而左氏時未有者。頗多不可枚舉。按之可知矣。且其行辭也。左氏多短句。司馬多長句。左氏之文簡而整齊。必添數字。然後其義纒通。司馬之文詳而變化。不可拘以一定之法。要之百三十篇文。百三十法矣。此二家之大體也。左氏之文自

一法前無古人。司馬之文亦自一法。其紀漢興以來
乃其自撰其紀五帝以降。至秦楚之際。則採摭經傳
及諸家遺文。以爲本紀世家列傳之言。雖採摭經傳
及諸家遺文。然於其中頗櫛枯原文而行之。以其家
法。此子長所以能成一家也。夫子長之所以能成一
家而高於百世者。以其能變化也。後子長而能變化
者。千載唯一韓退之而已。夫六經無真字。尚書無
也字。尚書之辭。朕台皆我也。攸所也。若順也。入治也。
克能也。肆故也。届至也。俞然也。允信也。誕大也。底致

也。逆迎也。罔無也。俾使也。作爲也。邁行也。紹繼也。曾
誠也。曷何也。矧沉也。救撫也。畀予也。越於也。厥其也。
諸如此類。尚書所用詩易亦用之。而他書所罕用也。
莊子好用真字。爾雅必用也字。以成訓詁。夫文辭固
有今古。六經高矣尚矣。左氏監於尚書。則尚書爲古。
而左氏爲今。周季諸子監於左氏。則左氏爲古。而周
季諸子爲今。司馬監於周季諸子。則周季諸子爲古。
而司馬爲今。如果貴古賤今。則除六經外。自論語孝
經。其文辭且不足貴也已。況下焉者哉。古文辭家乃

槩謂西漢以上爲古而務摹擬之摹擬則可吾惡其
務撫古人成語而緝之以今法是徒知古其辭而忘
古其法也豈全其古者哉吾謂後子長而能行古法
者其唯退之乎其去陳言不必古也其爲新辭而行
之以古法能古也此則蒙莊家法而子長所行也斯
法也唯退之爲能行之豈不尚哉夫徒以左氏司馬
爲口實而不知二家文辭不同如是者何足與言古
文辭哉由此觀之退之其達矣乎

第七篇

自有文辭而有詩詩者出於人情之不能已者也人
心不能無思思而弗已則形於言發於聲詩乃心聲
也故釋名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莊子曰詩以道志
夫自虞廷賡載擊壤御雲之歌以下至於後世閭里
童謠無非心聲無非道志至若三百篇詩太史所采
陳仲尼所刪定無以尚焉是以古者用之鄉黨邦國
以風化天下君子燕饗賦之以言其志此詩之所以
首於四術列於六經而與書並爲義之府也周衰楚
人始作騷賦漢興司馬相如以賦得幸於武帝成帝

時揚雄又以工賦見稱。自是之後，文人競作賦。夫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詩之一體也。三百篇中自有賦，如碩人篇謂之美人賦，亦可。大叔于田篇謂之田獵賦，亦可。小戎篇謂之戎車賦，亦可。七月篇謂之農業賦，亦可。六月篇謂之出師賦，亦可。斯干篇謂之新宮賦，亦可。楚茨篇謂之禋祀賦，亦可。賓之初筵篇謂之飲酒賦，亦可。雲漢篇謂之旱賦，亦可。烝民篇謂之良臣賦，亦可。駟篇謂之牧馬賦，亦可。泮水篇謂之類宮賦，亦可。閟宮篇謂之新廟賦，亦可。他亦有類此者。

是則詩中之賦也。何更有所謂賦者乎？觀夫騷賦以下，例詩中之賦而敷衍其事者也。嘗試論之：屈原離騷，愁訴自白，辭多重複。宋玉為襄王弄臣，其賦滑稽戲謔，誨人淫佚，實名教之罪人也。荀卿賦體未具，不足道也。賈誼弔屈鵬鳥，鬱邑紆軫，猶類離騷。相如子虛大人，飾辭淫靡，華而不實，徒為武帝煽其侈心。揚雄甘泉羽獵長楊，聲牙怪僻，辭多夸詡，要歸阿諛。至若班固賦兩都，張衡賦二京，皆長卿子雲之流，務綴淫靡無實之辭，疊積成篇，讀之使人厭倦。夫賦不可

歌則不如詩之用之邦國鄉黨以風化天下也。爲篇冗長不可諷詠則不如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爲辭淫靡無實不可引以言志則不如詩之爲義之府也。誦之不可以從政爲之不可以佐經術則不如詩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也。夫賦之無用於天下如此。或問於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傳曰。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

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言。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蓋子雲晚亦有悟焉。遂以垂戒。如此後人不省。猶競爲之。自東漢以來。作者與世降。雖多亦奚以爲此之謂矣。昔人有言曰。文之有賦猶草木之有竹也。可謂善喻也。然竹實有用而賦無用。則亦非其比也。夫詩三百定於孔氏。君子必學之。騷賦則滑稽優辭不。

學可矣。不啻不學可。亦不讀可矣。唯詩乎。三百篇尚矣。雖後世之詩。苟本人情。而不違風雅之道。則可以繼三百篇。何用作賦為。予嘗謂後世學者。所以多事。文辭為之累也。文辭之累。賦居其一。不知誰以為然者。吾將與之尚論古之道。

文論附錄後世修辭文病 凡三十一則
不佞

按論語曰。雍也仁而不佞。邢叔明正義曰。佞。口才也。左氏傳。僖十五年。晉惠公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又襄十四年。太叔儀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又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紇不佞。失守宗祧。又昭二十年。奮揚曰。臣不佞。不能苟貳。杜元凱註曰。佞。才也。又衛靈公曰。亾人不佞。失守社稷。又昭二十二年。宋元公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

兄又昭二十五年子家羈曰羈也不佞不能與二
 三子同心又昭二十六年宋元公曰寡人不佞不
 能事父兄不佞字見左傳者如此皆謙辭也非自
 稱也曰臣曰凶人曰孤曰寡人乃自稱也紇臧孫
 之名也羈子家之名也古人先自稱其所稱而後
 言不佞是不佞云者謙辭也非自稱也明矣顏氏
 家訓曰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
 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
 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

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由此觀之
 古人所行可知矣明人好自稱曰不佞以余所見
 自漢魏已降至明初文人書辭未有是稱蓋自李
 干麟王元美始也夫自稱曰不佞比諸稱名者似
 倨且古人謙辭更有不敏不才不德不天無似不
 肖皆不佞之屬也亦以為自稱可乎要之辭雖古
 而法不出於古人不可行已

李干麟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曰南陽豫章諸卿大
 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丰采而

顧愈益畏子魯自惟難兄。

後漢陳太丘評其二子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言無優劣也。今干鱗謂人之難出其上曰難兄則是誤用套語也。凡用套語非古也。况誤用之乎。又送泉州袁推官序曰發容慚慙薄言妻子。

詩言薄言者多矣。言訓我。毛傳云薄辭也。鄭箋云薄言我薄也。凡云薄言云云意在二字。今干鱗云薄言妻子不成語也。古文無之。

又送蒲城宋簿字序曰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孔子與顏淵言也。夫子語顏淵明言惟我與爾。未聞他人有是。且約孔子本語二句八字爲一句四字而用之。亦非古法也。

又太華山記曰並厓南行耳如屬垣者二里。

小弁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鄭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于壁而聽之者。干鱗借詩語以言並厓之狀如是。言厓側觸人耳如詩所謂耳屬于垣者也。然變詩語以喻山路艱。

險語意迂矣。且非古法也。予竊改之曰。並厓南行。厓與肩相摩者二里。恐漢文當如此。

又內丘縣學田記曰。藁裡不掩。則其穎泚。

此事見孟子。穎泚者。上世委親屍於壑。而蟲獸食之。時事。後世豈有然者哉。徒取古辭以造語。而不切。今事恐秦漢以前無有此法。

又曰。匍匐有喪。

衛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干鱗取而約之。云匍匐有喪。此法秦漢以前所無也。大氏古人引詩書。

以成己義。必稱詩曰。書曰。罕有取詩書之辭。以為己言者。古人不惟於詩書。凡於先聖賢之言亦然。又曰。則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

虞芮爭田事。見家語。及毛公詩傳。西伯養老事。見孟子。今干鱗云。虞芮所棄。謂閒田也。西伯以善養老。謂供學官養老之用也。不曰閒田。而曰虞芮所棄。不曰供學官養老之用。而曰西伯以善養老。雖巧於綴古辭。而非古法也。秦漢以前。寧有是乎。

又張氏瑞芝堂記曰。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

之下。與被自療。思唐虞不蒙甚大之憂。則碩人之邁矣。

古人固有避世而餓者。何啻一伯夷。必言伯夷之餓。非古法也。碩人之邁。衛詩考槃之辭也。引詩以成己義。則可取其全句。以為己言。則不可。秦漢以前。何有此法。古人文有雜引詩書。至於數四者。如中庸大學諸篇。可見矣。雖西漢人文亦然。明人文罕有引詩書者。直以詩書辭為己言也。已。此亦可以觀古今文之變矣。

又武母太孺人傳曰。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

易師九二。王三錫命。今云王用三錫。言三遷官也。

干鱗當云。五年而天子三遷其官。何謂天子曰王。

秦漢以來。王非天子之稱也。此坐以古人成語為

己言。而不出其口之故也。

又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曰。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此漢曹丘生之語。見季布傳。曹丘生為季布言之。

此聲者。謂百金不如一諾之稱也。此語於季布則

固為親切。今于鱗言諸孟公意切其事而語則不實所以文無生色也。

王元美送少宰汶上吳公遷南宗伯序曰若爰居之馱鐘鼓

此故事出莊子至樂及達生篇元美取以為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難曉凡古人說譬喻必虛設汎說欲使人易曉也若引實事以為喻則必詳其事於下如孟子龍斷馮婦之喻是也略舉故事以為喻者後世之文也韓退之云若越人視秦

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此雖以實事為喻非有所出猶尔虛設汎說也故覽者不必問其出處而能曉其旨可謂得古之法也

又壽太宰楊公序曰所以寅亮統均寧有既哉

尚書周官曰寅亮天地又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今元美撫周官篇中四字以為一句古人未有此法蓋自六朝以來也

又曰至敗革木屑溲勃之細無所漏

退之進學解曰玉札丹沙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
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唯
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今元美撫韓文中數字以
為文然舍韓所稱宰相之事而取醫事以為太宰
職事退之言醫事者譬喻也。取古人譬喻以為今
實事且必待讀韓文者而知之皆非古法也。
又曰長旬宣。

江漢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六朝以來言三公宰
相職事者多稱旬宣與上所稱寅亮俱為套語文

用套語非古也。

又贈張聽泉七十序曰濡首於課最程息之間。

易未濟上九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象曰飲
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易之言乃象也未濟上九有
是象故其辭云爾豈宜汎然謂不知節為濡首哉。
雖是易辭如此用之亦套語之屬耳。

又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曰且改稱而月貴其評
後漢汝南俗有月旦評見世說明人好用之至於
謂評為月旦亦套語之屬也。

又壽李干麟母太夫人序曰。蓋母子更命。併日食也。李令伯陳情表曰。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更命謂更相為命也。然不曰更相為命。而曰更命。則更字為易義矣。不殆於不成語乎。且必待讀陳情表者而知之。亦非古法也。

又曰。太夫人愍子之沃而忘瘠也。佚易思也。故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沃土之民不材。佚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思也。今元美特撫沃瘠佚思四字以為文。必待讀國語者而知之。否則不成語矣。古

人無此法。元美好變用古語。皆此之類。所以難讀也。

又青州兵備道題名記曰。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焉。

左氏傳曰。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此言齊師敗走。而晉人逐之不止。故三周華不注之山也。三周二字有氣力。其實山豈可三周哉。特以見走者逐者皆急疾耳。然左氏之文乃實語也。今元美用其語為文。則三周二字無氣力。吾不知其所以三

周者何也。是謂語不得其實。古人無此法。昌黎所弗爲也。明人作文往往有此病。惟詩亦有之。唐岑參詩曰。雪裏題詩淚滿衣。又曰。双袖龍鍾淚不乾。干鱗詩云。雪裏題詩淚不乾。岑所云淚不乾者。言双袖不乾也。干鱗但云淚不乾。不云某物不乾。則此三字不成語矣。

又求志園記曰。王子有間曰。侖之矣。

孟子記墨者夷之事曰。夷子憮然爲間曰。侖之矣。之夷子之名也。命之者言孟軻教侖已也。若後世

用此語爲文。則當換之字。以其人名。今元美不云侖。世貞矣。而云侖之矣。則爲俳優之語矣。且上文但云有間。而遺憮然二字。則不可知有間作何狀。亦不如孟子之文有生色。大凡古人之文。必有生色。言自其口出。故也。明人之文。則不然。用古成語。故也。

又李干鱗先生傳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

此述干鱗之言也。大兒謂元美。小兒謂敬美。齊景

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千鱗以為己才在元美之下。敬美之上。故云季孟
間此戲言類俳。假古人成語以達己意。秦漢以前
未之有也。

又曰。無何而太恭人捐館。

此言千鱗母死也。自周季以來。謂國君死曰捐館。
舍然此臣下對君上及群下相謂之嘉辭。非傳記
所稱也。傳記之文當用禮辭。禮天子曰崩。諸侯曰
薨。大夫曰卒。士庶人曰死。今季母封為恭人。則當

從大夫之禮。其死曰卒。元美此文非與千鱗言而
曰太恭人捐館。失傳記之體矣。

又蕭何諸葛亮優劣辯曰。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
擺指退矣。

莊子胠篋篇。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
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擺折也。上云絕聖棄智。大盜
乃止。此云擺工倕之指。乃所謂絕聖棄智也。元美
所云擺指者。言工人自擺其指也。莊周之意在棄
末世智巧。故欲擺工倕之指。憤激之辭也。元美乃

云工人自擺其指。夫工人慚其技不及人，釋其器而走者有之矣。安有自擺其指者哉？此用古辭而不得其實者也。古人無之。

又曰：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

牛溲馬勃，醫師所用，退之以喻人才。今元美直以爲人才，此以譬喻爲實事，古無此法。且牛溲馬勃亦已爲套語矣。

又戚將軍紀效新書序曰：余嘗怪漢武帝時，下朝鮮埽滇笮，甌閩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

莊子達生篇稱：痾僂者承蜩，猶拾之。彼特痾僂，文人技術之妙，學習所成耳。其實黏竿承蜩，本非易事也。元美乃以承蜩喻取之易，何也？如元美此文，當云：若痾僂承蜩，然尚成義矣。然古人譬喻，必取凡人所知。如喻事之易，曰：如反手；曰：在反掌之間。喻取之易，曰：如俯拾地芥；曰：如探囊中物。之類。此皆臨時設喻，乃愚夫愚婦所知也。未有用故事爲喻者也。恐其難曉，人如承蜩之喻，必待讀莊子者而知之。否則不通。古人無此法。

又奉贈憲使河中馮公遷治延廊序曰宵旰之地忽改慮而東南其願。

宵旰者宵衣旰食謂天子之勤見唐劉蕡傳宵旰之地謂天子之位也謂天子之位曰宵旰之地亦套語之屬似六朝人語秦漢以前無此法

汪伯玉送方民部還留都序曰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

莊子德充符曰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莊子設喻言處必死之地而不死

者命也今伯玉取莊子譬喻之語入諸己文中則

叔子如實入羿之彀中者然不然此亦用套語也

古人無此法若使秦漢以前人爲此文則必云叔

子處必死之地此可以知古今文之異矣

又江山人傳曰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

東觀漢記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後漢朱叔元與

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

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

朝廷則遼東豕也今伯玉用二故事達己意亦套

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又曰。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

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今伯玉用故事。達已意。亦套語之類也。古人無此法。

李獻吉論史。答王監察書曰。管豹井天。私蓄素矣。

晉書。王獻之曰。管中窺豹。時見一斑。韓退之原道曰。坐井而觀天。此二語。皆喻人所見小也。今獻吉則撫其字。以爲套語矣。此是六朝以來法也。

間者。客有持釋大潮師所纂明四大家文抄來示。余者。余時方論古文辭。而有譏於四家者。因就抄中舉其病大者而論之。以告同志。他可例推。夫修辭家。不屑東漢以降。而其所擇辭。則未始不下六朝唐宋。雖其沂西漢以上者。則得於辭而病於法。尚未及東京之高者。况於先秦乎。今時文章之士。好古而學四家。譬猶卻步以求及前人。其不可得也必矣。

元文已未六月七日

紫芝主人太宰純識

文論附錄終

元文曰本六民大日之法... 禁文主人太平... 故古而學四... 尚朱及東京之... 陳風未觀其... 隔來不... 東... 其... 余... 文... 論... 附... 錄... 終

詩論

夫詩何為者也。詩出於思者也。人不能無思。既有思則必發於言。既有言則言之所不能盡。必不能不詠歌。呻唸以舒其鬱。故古者謂之歌。詩言可歌也。揚子雲曰。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條暢者也。一曰詩志之所之也。人苟有志。詩以發之。古人燕饗賦詩。皆所以言其志也。故趙文子曰。詩以言志。此之謂也。昔在堯之時。康衢擊壤之歌。作於民間。在舜之時。慶雲之歌。作於朝廷。此等雖不載於六經。可謂歌詩之始也。元

詩論

言言
首股肱之歌。君臣相戒之詩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詩也。此等載於尚書。明示來世。其聲調直與二雅同。風三百篇已胚胎於此矣。殷人之詩未聞。唯商頌五篇。附於周詩之末。僅存其遺響云。文王拘幽。作於殷季。箕子麥秀。夷齊采薇。並作於周初。此等雖不列於三百篇。然皆風雅之正調也。至於四詩三百篇。則太史采陳於前。仲尼刪定於後。天下之詩。幾以加焉。其辭溫厚而不慢。質實而不俚。方正而不角。的切而不刻。紆徐而不回。委曲而不瑣。華麗而不浮。儉素而不

陋。美而不諂。刺而不隱。怨而不怒。愛而不私。其義極乎天下之中正。故古人以爲義之府。是以燕飲賦之。論說引之。皆所以達其志也。周人之詩。可謂盛矣。然自文武至孔子之時。五百有餘年。而其所刪定詩。僅三百餘篇。不可謂多矣。問其作者。則自周公之外。家父吉甫。孟子之等。於所作詩中。自稱其名。明白甚矣。其他序家。唯言某人作。而不詳其姓名。大抵王國公卿大夫士庶人之作也。至於國風。則多里巷男女之詩。而諸侯夫人士大夫之作。亦有之。序家亦多不詳。

言論
其人云。大凡古人作詩。皆必有不平之思。然後發之。詠歌不能已者也。否則弗作。是以古時作者不多。而一人不過終身一二作而已。其餘詩人之名無聞。此古詩之所以不多也。三百篇之外。歌詩之見於傳記者。如晉士為狐裘歌。宋人于思謳。魯人狐駘誦。鸚鵡謠。鄭人子產誦。馮驩長鋏歌。齊人松柏歌。此等皆國風之餘響。特無章數耳。迨至周季。楚人屈平始作騷辭。而四詩之體一變矣。其辭重複冗長。稍使人厭。後又一變為賦。其辭專務夸大。多言繁縟。虛語文飾。讀

之。使人生奢汰淫泆之心。實文章之一大厄也。荆軻易水歌。項羽垓下歌。漢高祖大風歌。戚夫人黃鵠歌。此等為辭短簡。調近風雅。亦唯無章數而已。武帝秋風辭。則楚辭之體。非古詩之調也。漢人長於賦。短於詩。郊祀鏡歌。安世房中歌。皆異於四詩之體。唯韋孟諷諫。效二雅而小變其體。蘇李二卿五言之制。一變風雅。而為後世詩家之祖。班姬團扇歌。始效其體。他不多聞耳。東漢人亦不作詩。唯張平子四愁。七言之制。始構新辭。前無古人。迨至建安中。曹孟德。子桓。子

建父子二人皆好詩。一時應劉諸子輩起贈答唱和。公燕從軍。人各有作。五言最多。四言次之。三代之後。詩盛。是時為始也。自是厥後。天下分而為二國。為南北兩朝。南朝詩盛。甚於建安中。其詩一人常數百篇。一篇常數百言。其風與世變移。自質之文。自厚之薄。自偉壯之纖媚。自宏麗之猥瑣。降至陳隋。萎蕪不振。唐人始制律體詩。盛度越前代。至於以詩取士。近體之制。後世取則焉。體雖異於四詩。然風雅之致。宛然可觀矣。然一代之詩。亦有盛衰。識者取其盛者而用。

之二云。宋則詩衰甚。人皆學唐。而不得唐義理之學。害之也。元人之詩。如宋人。而時有佳焉者。極而變之。漸也。明則詩盛。雖唐不及。國初即有詩人輩出。劉伯溫高季迪。乃其先進鉅匠也。其後李獻吉。何仲默。始倡復古文章之道。大振其於詩也。自古風樂府。以至唐詩。莫不摹擬。皆至其妙。迨於李于鱗。王元美者出。愈益研精。殆無遺憾。一時徐子與吳明卿之屬。為之推轂。明詩至是。大振於千古。可謂盛矣。然余嘗觀三代之人。不作詩也。其有作詩者。皆有思者也。無思不作。

言言
四
故孔子一生不作詩。唯其去魯而歌。見於家語。臨河而歌。見於孔叢子。是一時感慨之發耳。七十一子。未聞有作詩者。蓋無思也。兩漢人亦不作詩也。其有作者。蘇李枚氏之屬。僅可數耳。自曹氏父子好作詩。乃不待有思而作。魏晉以後。人多效曹氏所為。所以其詩甚多也。唐人作詩之多者。莫如杜子美。次則白樂天。是已然。子美好紀時事。所以有詩史之稱也。樂天亦好紀時事。而不及子美之雅馴。徒以常語。矢口為詩而已。雖多至千首萬首。亦何足觀哉。唯長恨琵琶

舊一歌行較佳而已。子美雖稱詩聖。然終於此耳。一生更無他事業。則亦猶二王之終身於書。顧長康之終身於畫。不免為曲士。何望不器之君子乎。他自李巨山韋延休。蘓廷碩。張道濟之屬。雖富於著作。然其詩則不多。李太白王摩詰。雖有詩名。然其作不及子美之多。且唐人之詩。多漫興無題。因事而發。所以有自然之妙也。宋元則不足論。明人之詩。其多數倍唐人。且如與人贈答。唐人不過一二首。明人多至十餘首。寡亦不下數首。言盡而意不給。故多用事填塞。撫

唐人成語而綴緝以成章其巧在飭餽篇章雖多無復異味李于鱗最有此患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誠哉余嘗謂盛唐詩如上林宜春苑中花異種貴品燦爛照眼中唐詩如富人名園花雖不及上林宜春亦各有奇觀晚唐詩如野草花雖不足悅自猶有自然采色此皆天造不假人工也明詩如剪綵之花雖亦燦爛照眼然無生色人工所成也此豈不然乎凡唐詩工拙皆有生色出乎自然也明詩則不然強作也夫周人有事賦詩者歌三百篇詩也未有臨

事新作者魏晉以後之人有事則作異於古人也古者造士進士必於學唐以詩取士異於古人也唐人雖有事則作猶未多作明人則務多作又異於唐人也子美雖好詩未始擬作古樂府不獨子美凡唐人多然明人好擬作古樂府夫古樂府不可擬作者也且如漢饒歌郊祀歌其辭不可讀其義不可曉何以擬作為余惟擬作古樂府猶畫鬼神也其肖其不肖誰識而辨之假令其肖將焉用之又如古人歌詩及古時童謠皆當時因事而作者也試使其人過其時

言言
無其事而復作則不能矣。而千載之下如之何其可
擬作之乎。徒取其言之似而摹其韻調。忽見之則肖
奈其無生色。何于鱗擬作古樂府。以漢營新豐而雞
犬皆識其主家。喻之喻則似矣。然雞犬特識其人耳。
如無其人。則何有於其家哉。擬作古樂府而無生色。
與無人之室。何以異哉。余故曰。樂府古詩歌謠者。不
若使古人獨步於宇宙。何勞心力以擬之乎。凡擬作
始於晉人。而盛於明。此亦明人之所以異於唐人也。
夫詩者所以言志也。其本出於思。無思何作。故古人

不作詩。魏晉以後人多作詩。至唐滋盛。唐尚未甚多。
至明極其盛。所以詩多於前代也。夫至言不在多。如
魯哀公誄孔子。僅數言耳。哀死之情溢於辭。晉宋人
作誄。見於文選者。每篇數百言。讀之不見其哀。明人
之作。哭詩輓辭。累篇不下十餘首。否則長篇數十百
韻。如元美哭于鱗排律百二十韻。冗長可厭。而無以
見其哀。詩辭至是。豈不傷風雅之實哉。易所謂蹠人
之辭多者。其此之謂乎。夫唐人太白子美。皆終於詩。
人明人于鱗元美好弄文辭。至死不倦于鱗五十七。

元美五十四。終身讀書而不曉六經之旨。不知聖人之道。名為文士耳。于鱗嘔出心肝而死。元美卒。事浮屠於小祇園而終焉。俱無功業之足稱於世。豈不可憫哉。余嘗為此憤懣。好古君子。盍小省焉。

詩論附錄

紫芝主人

余嘗謂荆軻一刺客也。臨別而歌。其辭僅兩句。項羽一猛將也。臨死而歌。其辭僅四句。夫此二歌者。風清調高。不為奇語險辭。而千載之下。生色不變。今諷詠之。可以想見當時氣象。豈不妙哉。試使後之詩人。焦心思。索七日七夜。無能得焉。是知至言不在多。多言無實。不可不戒也。昔者菟道僧喜撰善和歌。其歌二首。一曰吾廬二。一曰樹間世之所傳。唯此二首。而他無聞也。然撰

歌二首可以敵他多作者之千首萬首則不可
謂少也他人徒多作至於千首萬首而不及撰
歌則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杜子美雖稱多
作然若秋興詠懷雜詩重篇疊章者蓋非一日
所為也贈答叙別遊宴賞詠歡樂悲哀之詩一
時興感之作罕有重篇疊章者蓋詩者歌辭也
且如與人離別送者當酌酒而歌送者非一人
其詩豈宜重篇疊章哉若人皆重篇疊章則送
歌者倦聽者厭是失惜別之情也故凡一時臨

事之作尚短簡也明人則不然苟開口輒重篇
疊章要在闢其才去溫柔敦厚之致遠矣鄙哉
余少不好明詩老而滋甚但來先生選明詩而
名以唐後詩中載李于鱗七言絕句二百首先
生謂明詩以于鱗為至于鱗七言絕句無一首
不佳故載之最多純謂于鱗所為唐詩非唐而
七言絕句為甚因而暇取唐後詩就先生所選
而指摘于鱗七言絕句之瑕疵以示童蒙如左
于鱗寄襲島曰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

又酬殿卿曰。白雲湖上。華陽山。又和答殿卿曰。白雲湖上北風寒。又襲生緋桃栽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促殿卿之官曰。白雲湖上酒家春。又樓上曰。白雲湖上白雲還。

于鱗言。白雲湖上者六。皆在起句內。不換一字者。一雷同甚矣。白雲一字。于鱗所好用。集中諸詩。往往有之。殆乎臭腐。長白山中去不歸者。偷唐宋延清語。彼云。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司馬承禎以道士為天子所尊禮。在朝之人皆善視

之。及其辭而歸山。朝士送之。故延清言承禎歸後。朝廷之士將相憶不措。而道士則浩然歸去。不復回顧。如無情者然。故曰。桐柏山頭去不歸。去不歸三字。承長相憶三字。語乃有味。結得有力。于鱗取之以為承句。則去不歸二字無所當。且以古人結句為承句。失造語之體。譬如斷舊偶人之足。以為新偶人之手。豈成體哉。
送殿卿曰。相逢誰是眼中人。又送子與曰。不是眼中人漸少。

杜子美詩云。眼中之人我老矣。眼中猶言座上目。前于鱗取而用之。意不的切。

送劉戶部曰。君自扁舟似李膺。又留別吳舍人曰。君自楚人諳故事。又懷子相曰。君自平生稱國士。又和答殿卿曰。我自能憐華不註。又爲劉伯東題王母圖曰。客自金門侍從才。又寄元美曰。君自客中聽不得。又送殷正甫曰。帝自垂裳拱玉京。又送右史之京曰。身自楚臣誰不識。又挽耿蠡縣曰。知君自是神仙令。又答贈沈孟學曰。君自神仙誰不見。

于鱗用自字一法。君自最多。造語雖小異。而句法大同。又殆乎臭腐。

送吳郎中曰。草色秋迷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此末句偷李太白語。彼云。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湘君者舜妃也。俗說舜巡狩崩于蒼梧。妃慕之。自投於湘水。後人祀以爲湘靈。又號湘君。又號湘妃。卽楚辭所稱湘夫人也。凡古人之死。可憫者。後人弔之。如湘妃。屈原是也。故太白因遊洞庭湖。欲弔湘君也。番君者吳芮也。芮者秦楚之

際之豪傑。歸漢而封長沙王。傳國數世。當時諸豪傑。唯吳芮為令終。則芮之死。何弔之有。干鱗偷李語。而以番君換湘君。雖於送姓吳者的切然事實。不當。釋皎然詩式所謂二同之中。偷語最為鈍賊者。干鱗有焉。

席上鼓飲歌曰。風色蕭蕭。易水寒。

荆軻歌云。風蕭蕭兮。易水寒。蕭蕭風聲也。干鱗用荆軻語。去兮字。而加色字。蕭蕭豈風色哉。干鱗此句。色字成癭瘤矣。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

蕭蕭亦風聲也。戴幼公詩。蕭蕭楓樹林。亦然。

送子相曰。江上春光好。贈誰。又九日同殿卿登南山。曰。祇今秋色好。誰看。又東村同殿卿送子坤赴選。曰。如今白壁好。誰酬。又送右史曰。處處淹留好。為誰。

杜子美詩云。天月色好。誰看。于鱗仿子美用。好誰字。云春光好。秋色好。則似其云白壁好。淹留好。則不似。比之杜詩。見其不如也。

於郡城送明卿曰。漢家遷客幾人還。又寄吳明卿曰。古來遷客幾人還。

王子羽詩古來征戰幾人回于鱗儻之造語兩寄明卿而其末句同語相侵亦可笑矣。

寄茂秦曰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懷中白璧如明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凡絕句以寫情景勝不尚用事于鱗此詩一篇四句每句用事繁劇甚矣且白璧玉也明月珠也曰

白璧如明月造語誤矣。

秋日東村偶題曰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此詩全似宋人。

和答殿卿曰白眼風塵下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

此一二句非唐詩之調只是宋詩之下調吾徒猶足傲當時只是平常言語非詩語也。

寄懷元美曰誰將匹練吳門色哭作燕山五月霜又輓王中丞曰白馬只今成過隙千秋匹練曳吳門。

峽中有五味國鼎者才子也謂予曰于鱗絕句非唐調因舉此二詩三四句而曰此似謎語予亦不

能詰。

寄元美七首。輓王中丞八首。汝寧徐使君十首。寄吳明卿十首。送殷正甫十首。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此皆太多。其詩大抵多用故事。釘餽成章。非以寫情勝者。徒鬪才而已。豈絕句本色哉。比之唐詩。見其實不如也。

戲贈張茂才曰。自愛花枝掌上紅。蛾眉如月。縮春風。須知粉黛隨時變。多恐張郎畫未工。又曰。張郎新製合歡衾。醉擁紅顏燭影深。別有洞房雙玉妾。吹簫自和白頭吟。又戲柬張茂才曰。羅姑春酒百花香。潦倒

張郎自不妨。為問君家二婦艷。今朝若箇畫眉長。

張敞為婦畫眉。本非美事。今于鱗因茂才姓張。數用是事。以為戲。然猥褻已甚。詩曰。中黃之言不可道也。趙文子曰。牀第之言。不踰闕于鱗之言。可謂踰闕矣。

送徐汝思曰。天涯明日故人疎。莫向樽前歎謫居。

此一二句以句法言之。宜為三四句。

送子與曰。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

岑參詩。雪裏題詩淚滿衣。又云。雙袖龍鍾淚不乾。

言一身龍鍾雙袖淚不乾也。今于鱗剽切岑兩句合為一句。但云淚不乾。不言何物不乾。是不成語也。岑二詩兩句各自成義。于鱗詩一句乃不成義矣。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曰。博物張華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此詩徒記故事耳。非絕句本色也。

前題又曰。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

第二句不似詩語。只是常語。

早夏示殿卿曰。長夏園林黃鳥來。百花春酒復新開。主人把酒聽黃鳥。黃鳥一聲酒一杯。

蔡蒙齋聯珠詩格所載宋人之詩。多似此體。唐詩希有。末句聲字獨平。亦為聲病。

送潘令之邯鄲曰。春滿邯鄲十萬家。若為潘令鬪繁華。請看如玉叢臺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春滿邯鄲十萬家。句法如末句。送縣令而言女色。非諷教之正也。雖用潘氏故事。然不可訓已。

山齋牡丹曰。中有柴桑令尹家。

淵明柴桑人。為彭澤令耳。柴桑令者。何謂也。令尹。

楚官名。柴桑令尹未聞也。

過殿卿山房詠牡丹曰。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

對殘春。即令解語應相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此詩意義難曉。誦之亦無味。

戲問殿卿止酒狀曰。昨夜春風吹酒香。牀頭甕甕菊

脂黃。當壚笑殺如花妾。底事垂涎若箇長。

三四句醜甚。

止酒曰。五柳先生漉酒巾。又謝俞仲蔚寄簞亦曰五柳先生漉酒巾。

岑參詩。世上浮名好是閑。古詩律詩皆有此句。唐人他未見同語。重出于鱗。詩同語重出者多。

送右史之京曰。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

也。自道君為客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此起句亦如末句三四句不可曉。

重寄伯承曰。纔說長門人便老。黃金無賦買春風。

陳皇后以百金買相如賦。黃金所買者賦也。非買

春風也。今云黃金無賦買春風。是不成語也。安有以賦買春風哉。

答右史曰。上苑繁華此一時。

此一時者。孟子之言也。于鱗取而入絕句。恐非當行也。

早春寄吳使君曰。從他白髮病中生。濁酒寧知世上情。

此首句亦如末句。蔡希寂詩。逢君貰酒因成醉。醉後焉知世上情。于鱗取蔡結句為第二句。蔡結句

承第三句而言。乃有意味。于鱗上無所承。而以濁酒換醉後。乃無意味。且用此為第二句句法。亦非其所宜也。

簡許殿卿曰。玉函山色倚嵯峨。

嵯峨高貌。山色倚嵯峨。不知何狀。此五字亦不成語也。

和聶儀部明妃曲曰。天山雪後北風寒。

李君虞詩。天山雪後海風寒。于鱗偷之。以北字換海字。而用之。亦偷語鈍賦也。

詩譜附錄
九日曰。黃花白髮病中新。壁上常懸漉酒巾。九日空齋似寒食。更無風雨亦愁人。

于鱗送劉戶部督餉湖廣第五首。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予謂于鱗絕句。唯此一首。全不用事而氣象飄逸。造語宏麗。直可與太白右丞頡頏矣。次則九日之作。得絕句之體。勝他諸作。唯漉酒巾用陶家事。猶可厭耳。凡詩家用故事。不渾融。則成套語。套語則人皆知之。于鱗詩用套語者多。所以不及。

唐人也。又按于鱗有所好用字。曰風塵曰白雲曰白雪。曰意氣曰文章。曰風流曰五馬。曰五雲曰授簡。曰褰帷。曰倦遊。曰君自。曰好誰。曰吳門。曰梁園。曰承明。曰淮陽。曰吹臺。此等于鱗用為套語。時人以于鱗多用風塵字。呼曰李風塵。云予謂于鱗用風塵字固多用。白雲字亦多。呼曰李白雲。亦可。王元美曰。三首而外。不耐雷同。非虛言也。

春興曰。自瀉金波滿玉盤。使君沈醉不為難。新馱一七如花女。又向春風一笑看。

于鱗嗜酒善飲往往見於詩中其有止酒之詩者
 蓋病酒也觀此詩則見其好色嘔血而死宜矣哉
 右略舉于鱗絕句之巨疵其微瑕姑不問也絕
 句如此律詩亦可知也律詩雖不厭用事然于
 鱗之用事乃套語耳故可厭也于鱗之詩既如
 此他諸子之詩從可知也嗚呼向使徂來先生
 不死十年必見明詩之可厭不復好之純非敢
 違先師而立異說昏愚偶見明詩之大異於唐
 詩故也不知世之好詩者以為然否耳 大尾

書

林

京都寺町通佛光寺	河內屋藤四郎
江戸日本橋通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貳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貳丁目	須原屋新兵衛
同 四日市	山城屋政吉
同 本石町十軒店	英 大 助
同 下谷御成道	英 文 藏
同 大傳馬町貳丁目	丁子屋平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大阪心齋橋通	河內屋藤兵衛
大阪心齋橋筋博勞野	河內屋茂兵衛

